

深圳之路叢書

深圳河畔的村莊

余松岩 著



新華出版社

PDG

目 录

开篇小语	1
第一章 沙嘴人的“根”	
及寻“根”意识	6
从《欧氏祖宗》诗说起 ...	7
平阳、绵圃、谷山之谜 ...	10
有待补正的族谱	13
第二章 “千记万记，记住	
民国三十二”.....	19
第三章 在两个世界的	
临界线上	29

	短兵相接勇者胜	32
	发现情况主动出击	36
	深夜围捕爆炸之敌	39
第四章	几番风雨话当年	42
	从写信给周总理说起	43
	今天不知明天的事	48
	谎话的祸患	53
	荒唐岁月荒唐事	59
	力不从心别大海	65
第五章	天堂梦有几回圆	70
第六章	驱尽阴霾是新天	75
第七章	困境中的奋发	82
第八章	失误中的起步	92
第九章	在开放大潮中求出路	101
第十章	寻求中的启迪	107
第十一章	另辟蹊径别有天	115
第十二章	至诚相待亲如一家	124
第十三章	这里也有大块文章	129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脱胎换骨展新容	135
不忘宗旨为人民	143
奔向美好的未来 ——远未结束的结束语 ...	149

开篇小语

当我写下《深圳河畔的村庄》这个标题时，就觉得这标题过于平淡、直白，缺乏一点文学性。按常规，该用一些较为抢眼的形容词，如“明珠”、“新星”之类。而这些年来，“明珠”、“新星”一类的词常见于书籍报刊，大有泛滥之势，而事物或人物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戴“明珠”、“新星”的桂冠，从来就没有界定。一些人甚至把毫无光辉可言的吹捧为“珠”、为“星”，读者看了，大呼上当。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强加于人之嫌，我思来想去，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读者：深圳河畔的小村。这本小册

子，说的就是这个村庄的事，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有兴趣的读者读完后，认为这个村庄是“明珠”是“新星”，或者是别的什么，由读者自作判断，自下结论。

这个村庄名叫沙嘴。

沙嘴村行政辖属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珠江三角洲是泥沙冲积而成，民众称这些千百年来逐步围垦、开发的土地为“沙”。在广阔的珠江三角洲尤其是近海处，带沙字的地名如三沙、四沙、沙角、沙湾……比比皆是。

沙嘴村具有珠江冲积平原的一切特点，如锦似绣的土地上，因地制宜地铺排着稻田、蔗地、鱼塘和果园。果树中占绝大多数的是荔枝，几百株百年老树分散在一座座果园里以及屋边、路旁，每年节届夏至、小暑期间，鲜红的荔果，丛丛簇簇、累累垂垂的缀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村的南面沿深圳河出口直至深圳湾，是一片长达十余公里的海滩，遍生常绿灌木红树(*Bruguiera gymnorhiza*)，这里与对岸俗名为白鹤洲的海滩，是世界鸟类保护区之一。鸟的主要种类是白鹤、灰鹤，也有海鸥和其他水鸟。这里从早到晚，无时没有鸟在飞翔、觅食。水鸟的主要食物大多是鱼，你看它们双翼一收，弹丸堕地般钻入水中，眨眼间重出水面，嘴上叼着一条拼命扭动尾巴的鱼。飞倦了

的、吃饱了的鸟，三三两两在海滩上歇息、散步，尤其是那白鹤，两条瘦棱棱的长腿，支撑着庞大的身躯，怡然自得地用长喙梳理着漂亮的羽毛。到了清晨、黄昏，许许多多进巢出巢的鸟，在半空盘旋鸣叫，颇为壮观……

上帝给沙嘴人安排了一个美丽的自然环境。

前面说到，沙嘴位于深圳河的出口处，约略突出于深圳湾，依其地形，故名沙嘴。对岸便是香港“新界”。

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895年甲午中日一战，清廷的腐朽彻底暴露无遗，贪婪无厌的列强纷纷伸出罪恶之手，偌大中国大有被瓜分之势，先是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舰队强占胶州湾，继之帝俄强租了旅顺大连，法国强租广州湾。处于极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岂甘后人，它先是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2月11日发表声明不以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与他国，其后即6月9日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深圳河以北，界限街以南的大片土地租给英国，为期99年。

这大片土地，港英当局统称为“新界”。从此，香港由三个部份组成——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

一河之隔，两个不同的社会，两个不同的政府。历史的变迁给沙嘴村造就了一个与内地大不相

同的地域环境。

香港在往日是颇为发达，今日更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沙嘴村与之为邻，理应开风气之先，文化、经济都该相当发达才是，事实恰恰相反。大树下的小树，与壮雏同巢的弱雏，茂草下的小草，都是不容易长大的，原因就是阳光、水份、营养绝大部分都被强的、大的所占据、汲取。沙嘴村也就是这样，有一点钱的人朝香港跑，有一点文化的人朝香港跑，一无资金二无人才，能发达吗？别说是沙嘴村，就是港英当局统治下的“新界”，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并不比我们的宝安县发达。

因为这里是边境，边境的两侧是广大的农村，这里有宽阔的海洋和分布于海洋中数不清的岛礁……这就给土匪、海盗以及各种歹徒以出没的方便，沙嘴村虽然穷，但也不能不防匪、防盗，因而这里就有了一道宽达十米、绕村一圈的人工天然屏障：勒竹。勒竹生得茂密粗壮，竹身又厚又韧，近乎实心。这样的屏障比围墙还保险，既无法钻过，也不可能翻越。

深圳河两岸原系一地，至今南岸香港的许多土地仍属北岸的沙嘴人所有，两岸人民不仅自古就有往来，而且不少是男婚女嫁的亲戚。既有往来，就有物资交换、边境贸易。两个不同的政府，边境就

有海关，物资过关要照章纳税，自然有人为获取更多的收入而逃避，这就有了走私；还有人为了某种原因而偷越边境，也就有了偷渡。

既有走私、偷渡，就有反走私、反偷渡。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沙嘴村人特殊的社会环境。

一个人、一个群体，都站在历史与时代的纵横交叉点上。沙嘴村人自建村始，至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来，这座处于两个社会、两个政府管治的汇合点上又是僻处一隅的小村庄是怎么延续下来的，今天又是怎么个状况呢？这本小册子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由于年湮代远，有些虽然年代不远却又资料贫乏，这个介绍就不可能全面。正因为如此，倘不趁一些当事人还健在，趁一些已成历史的事物还有迹可循的时候，尽可能真实记录下来，来日也许就更不全面，甚至永远湮没。

正如许多地方志一样，这本小册子无非是记录下前人步履艰辛的脚印，激励后人继续前进，至于其他地方的读者，也许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汲取某些教训。

谨此而已，别无奢求。

第一章

沙嘴人的“根” 及寻“根”意识

按中国姓氏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沙嘴村人清一色姓欧。

远古时期，广东系“蛮荒”地带，即所谓“南蛮”。但“南蛮”并不仅指广东，还包括广西、海南、云南、贵州等地。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战争动乱，大量中原人南徙。他们大致是先到长江流域一带，以后又因某种原因，继续南迁。

广州及其邻近一带的人大都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宋时南雄珠玑巷。但沙嘴人却无此说，那么他们的祖先来自何处呢？

从《欧氏祖宗》诗说起

沙嘴村年龄较大又稍有文化的人，都会念一首关于自己的祖先源自何地的七律诗：

金凌被乱始南迁
唯有祯昌百代传
一举汀洲二细滘
三子石壁四陈村
自从绵圃而交广
世起堂梁历宗元
枝派不拘分欠别
明溪桥内祖根源

首先要弄清欧姓始祖出自何方。据 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欧字条中有这么一段：“姓也，越王勾践之裔。路史：‘越王无疆次子，封乌程欧徐山之阳，后有欧氏、欧阳氏。’按无疆，勾践七世孙。”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1982 年本《辞源》，欧字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姓。越王无疆次子蹄乌封程徐山之阳，后人以地为氏。”

上述两辞条告诉我们：姓欧的和姓欧阳的同宗

同源，都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勾践元年是公元前 496 年，与八世孙相隔七代，以每代 25 年计算，那就是公元前 300 年左右，就有了姓欧、姓欧阳的。

《欧姓祖宗》诗第七句“枝派不拘分欠别”，就是说他们认为或者说是承认区姓也与他们同宗同源。今本《辞源》区字条是这样写的：“姓，相传为区冶子之后。”同书“区治”条中：“春秋时越人，善铸剑，也写作欧冶。”

这就是说，欧、区通用，欧姓早在勾践时代就已经有了，而且是先有区，后有欧。

沙嘴村养老院挂有一面祝贺该院落成的锦旗，落款是：香港区欧欧阳宗亲会赠。由此可以看出区、欧、欧阳宗的排列并非任意，而是有严格顺序的，且这个顺序也是三姓认可的，否则，极为重视姓氏的中国人，在这非同小可的大事上，是决不肯有半点马虎的。

为什么区排在欧、欧阳之前，不得而知，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多种版本的《百家姓》均无区。

最早作为启蒙课本的《百家姓》，现在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宋朝初年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一位老儒写的，成书于宋代也基本可以肯定。这本书只有 472 字 438 姓，与全国实有姓数相差甚远，不

及三分之一。但区冶是那么有名，他铸的剑蜚声四海，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楚王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人作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铁英，作为铸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浙江省龙泉县南有水曰龙渊，唐时避高祖讳改龙泉，宋又改曰剑池湖，相传欧冶子曾铸剑於此。”编写《百家姓》的老儒，作为浙江人，不可能不知道区冶，他就是再疏忽，也不该把眼皮底下的乡亲给遗漏了。

就算当时遗漏了，那么 700 年后即清乾隆年间，又有一本《御制百家姓》问世，也没有区。又过百年至咸丰期间，又有人写了《百家姓》三编，无论一编、二编、三编，均无区。看来就不能说是遗漏。

前面所提到的各个版本，都有欧，欧阳，按“举一反三”的联想规律，欧、区同音，为什么就没有联想到而“遗漏”了呢？这个谜只有留待姓氏研究专家去解开了。

1980 年 3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百家姓》，该书除编进了最早启蒙本《百家姓》外，还加一“附录”，编了该社从《辞海》上著录的约 700 个姓氏，上有区。

上述资料说明，欧姓之源，其始祖无论是勾践还是区冶，都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中

国人是喜欢夸耀自己的祖宗的，以祖宗之荣为荣，以祖宗之耻为耻，正如姓岳的人喜谈岳飞，姓秦的人羞言秦桧。奇怪的是，沙嘴村欧姓从文字到传说，都没有提到勾践及其后裔，也没有提及区冶。

平阳、绵圃、谷山之谜

除上面那首《祖宗》诗外，沙嘴欧氏宗祠还有三副对联，都提到了欧姓的源流。

门对其一

派流沙嘴

系出平阳

门对其二

平阳传旧德

绵圃换新猷

后座内柱

自陈村而宦游丕显丕承长衍平阳世泽

别谷山以卜徙俾昌俾炽大振绵圃家声

三副对联中都提到，他们已知的最早的一脉是在平阳。那么平阳在哪里呢？商务印书馆 1931 年出版，1982 年重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关于平阳有三辞条：

平阳府，位于山西，从古帝尧至清朝，长达数千年，称平阳府，平阳郡，平阳路，只是后魏称晋

州，隋改为临汾郡，今为临汾县。

平阳城，都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山东泰县西北、山东邹县西南、河南滑县南、河南临漳县西、陕西岐山县西南。共五处，无一处在长江流域。

平阳县：山西临汾县南、山东邹县、湖北鄖西县西北、河南信阳县南40里、湖南桂阳县、湖北均县北、湖北孝感县北、陕西眉县东北、河南汝南县、浙江瓯海（位于温州），还有多个名叫平阳的县，具体地点已不可考，只知大约的地方。

在这众多的平阳中，沙嘴欧氏宗祠对联中所指的平阳在何处，按现有的文字资料，谁也说不清。按一般推理，古代迁徙，无非两个原因，一是避战祸，二是寻找土地以谋生。先是中原后扩至长江流域，人口越来越多，战事频仍，而越向南走，土地越多，战事越少，众多的平阳中，浙江的平阳较为合理，至今这里还有全国唯一的名为平阳的县。

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平远县别名平阳。是不是唐宋年间欧姓已有一支由江浙迁至平远，然后又分支迁珠江三角洲，也很有可能的。

假如说只有平阳一个谜，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求得较为接近的合理解释，但谜远不止一个，《祖宗》诗与宗祠对联中多次提到的绵圃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绵字头的地名多

达 22 个，如绵上、绵山、绵州、绵水、绵谷、绵花、绵津、绵湖、绵华、绵阳、绵潭、绵蔓、绵龙等等，唯独没有绵圃。宗祠内柱下联：“别谷山以卜徙俾昌俾炽大振绵圃家声。”似乎绵圃与谷山同属一地，那就应该是绵谷。而绵谷远在四川，按中国汉人迁徙规律，是不可能由江浙迁四川，然后由四川迁广东的。那么，绵圃是不是传抄错误呢？如《祖宗》诗中，金陵显然是金陵，宗元肯定也是宗元。但对联毕竟不是传抄的小纸片，通观三副对联，虽不算上乘，但也不差，合辙押韵，对仗工整。拟联人既然将绵圃入对，必有依据。可惜这祠堂早已倾圮，这联是什么时候创作，是谁所作，也和《祖宗》诗的作者一样，无从查考。

还有对联中提到的谷山，遍查各种资料，中国自古至今没有一个地方名谷山。中国人是最讲究形象的，似乎谷与山很难联系在一起。另外诗中所提到的交广，也令人不知所云，因为还找不到一个地方叫交广的。古代五岭以南通称交祉，交广是不是指交祉的广东呢，这只能是揣测，还得认真考证后才能下结论。

《欧氏祖宗》诗中四个地名却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汀州（今福建长汀）、细泊（今广东中山市南头镇）、石壁（今广东番禺县石壁镇）、陈村（今广东顺德县陈村镇）。按诗字面意思，就是说当金

陵动乱的时候，欧氏祯昌这位祖先的四个儿子，分别迁移到汀州、细滘石壁、陈村。至于祯昌的坟墓，传说是：“太公座在白云山，瘦狗岭座东向西。”

太公坟是什么模样，沙嘴人只是说很大很大，而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因为现在仍然生存的人，谁也没见过。

沙嘴的欧姓子孙，亟望能找到祯昌太公墓，以便瞻谒祭扫，终因白云山太大，不知从何去找，所以至今也停留在口头互传“瘦狗岭座东向西。”假如这座墓没有因所在地由于建设的需要而作为无主孤坟处理，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有待补正的族谱

中共沙嘴村党支部书记欧木容，如珍如宝地保存了几页手抄的欧姓宗族史料，前面所引用的《祖宗》诗，便是其中之一。

另一面是这样写的：

沙嘴起源于宋初，由顺德陈村分枝岐澳头的鸡头角和沙嘴。约于 1280 年由一世文溪祖，原配苏氏，在沙嘴大围家定居，当时靠晒盐、打鱼为生，经宋代八世、元代二世，到明代已是十一世，观成祖原配郑氏、周氏，生有四子，长子宇秀、次子伯秀、三子石见、四子石安……